

無愁河的良漢子

八年下
[壹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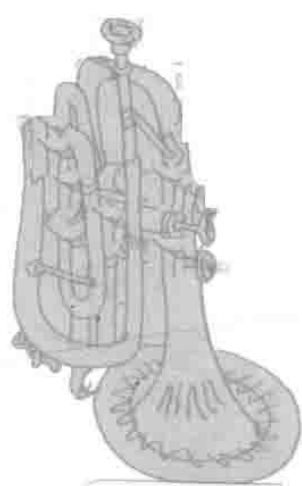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黄永玉 著



黄永玉
著



八年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愁河的浪荡汉子. 八年. 下卷: 全2册 / 黄永玉著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9

ISBN 978-7-02-015031-1

I. ①无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17881号

选题策划 应 红
责任编辑 刘 稚
美术编辑 陶 雷
责任校对 王 璐 李义洲 韩志慧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510千字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: 1/16
印 张 50.75 插页8
印 数 1—20000
版 次 2019年2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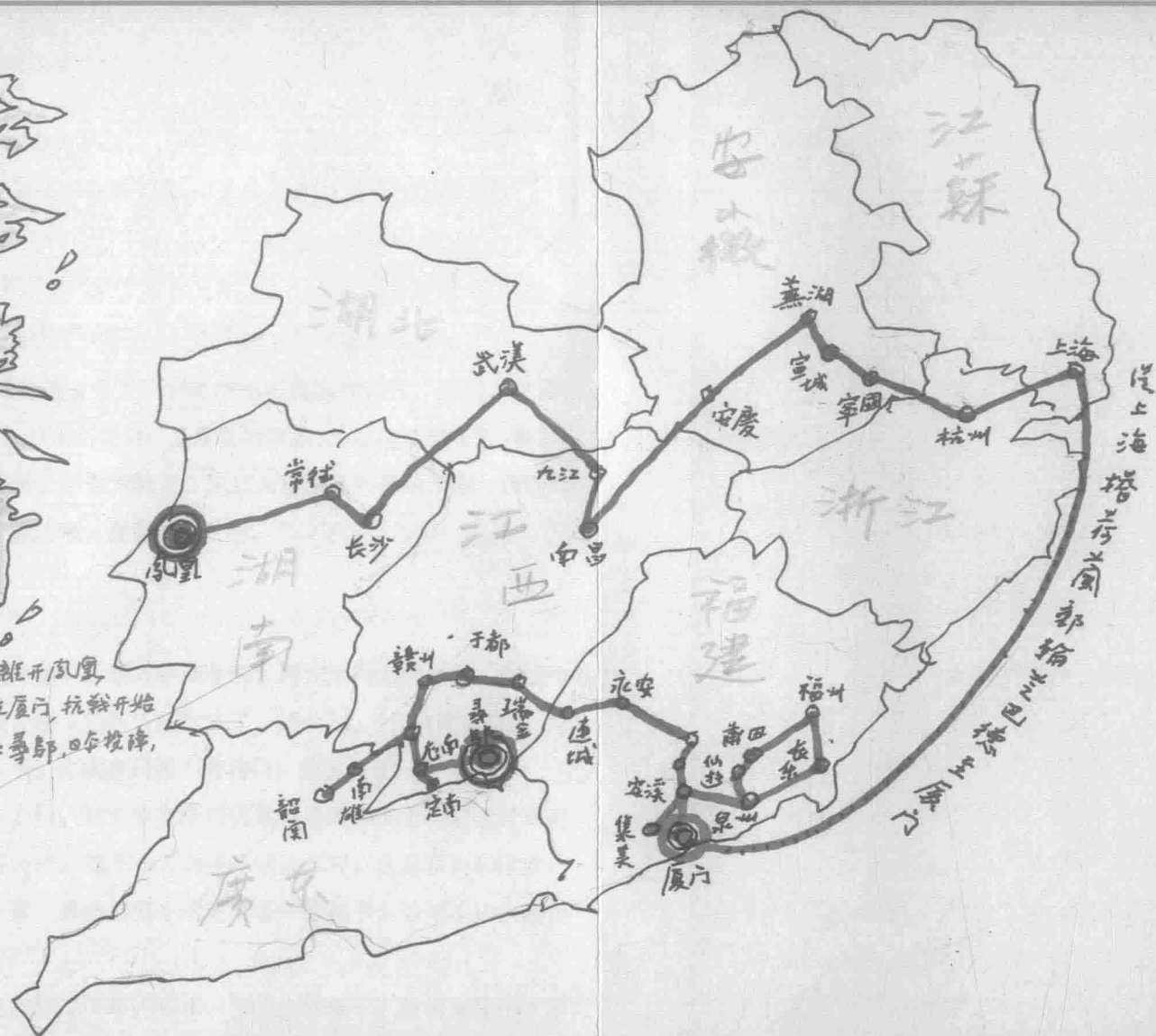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978-7-02-015031-1
定 价 96.00元 (全2册)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哈 哈 道 八 年

- 1937年3月离开南京
- 1937年7月立厦门 抗战开始
- 1945年8月立青岛 日本投降, 抗战胜利



主要人物表



张序子 湖南朱雀人。跟随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战地服务团在仙游、泉州、莆田、涵江、福州等地做抗日演剧活动。后服务团解散，他从福清到长乐、赣州、信丰，画抗战招贴画，当美术教员，见过人世间最残暴的活剧；遇到终身的爱人梅溪，一起逃难，直至抗战胜利。

傅升 泉州人。爹做海运生意的。到浮桥涌金里，两兄弟以为是做梦，抱住序子不放，紧摇紧摇，差点把早饭摇出来了。傅斗说：“你长高起码两寸，在街上我就不敢认了。你周游列国；看我们，闭在这里一动不动。”

傅斗

蔡良 现在是泰昌顺的少老板。战地服务团队伍来到洛阳桥街上，老远就看到泰昌顺大店门口当街横站着几个人向序子这边招呼，正是蔡良和他爹一群伙计们。走近一看，原来蔡良手上还横着一根棍子，表示不让人通过的决心。

蔡伯 蔡良的爸。大总统，管三样事，账本、算盘、酒桌子。蔡伯进院子大声嚷着：“早就早点！酒可以喝长些么！莫管太阳啰！各位坐下好讲话！”老板话刚落完，酒席像舞台换景一下子就摆妥了。

蔡元明 安海人。“上次在他家里玩足球的时候，把好好一个足球弄到阴井里头去了，说好赔他一个……他还有个姐姐以前是我同班。他们家在街上还

开了家大西饼铺，边做边卖”。序子告诉蔡伯伯，这皮球留给元明，以前说好的，元明回来自然明白。



柯远芬 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。个子短小，身体结实，皮肤发青色亮光，腮帮有蓝色须根底子，额上两道浓眉，鹰隼的眼光，从来不见笑容。出门一直是服装整齐。估计德国真纳粹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

“柯副司令奉调回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身边，战地服务团是柯副司令办起来的，他一走，咱众兄弟姊妹就各奔前程了……”



王淮 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战地服务团团长。

王清河 河伯。他不是头头，不是团长，只是导演。导演只负责管理演戏的角色，薪水多一些，真“人”是管不着的。河伯特别。他是大家的精神亲戚，哥哥、叔叔这类性质的东西。

庄敬贤 战地服务团音乐指导员。那一脸皱纹和沙嗓子无人不晓。还是数一数二的小提琴手、萨克斯管手、手风琴手、六弦琴手、出色乐队指挥。



颜渊深 外号“小矮鬼干”。没有了战地服务团，你叫他上哪里去？他会无所适从，会呼吸不顺甚至半路断气。别看他在团里蹦蹦跳跳，一秒钟一个快乐主

意,若果环境一变,什么都不是了,最多像只孤苦伶仃被人抛弃在垃圾箱、湿漉漉的小瘦狗。

序子和渊深分手之后,真像把一只手分掉了,处处不自在。开始认真想他了……

宋成月 活鲜鲜子的“莆仙博物大辞典”,且和当地文化新闻界人士多有结交。

甘培芳 名字像女的其实是男的。福州人。“家父有本《闽江佳肴集慧》,说到我们福州茶楼各类点心有七百多种。”培芳从他爸爸的藏书谈回到那条旷世少有的书店街,搅得人的魂灵晃荡起来。对那触摸不到的文化神圣,倒是生发了朝拜的愿望。

钱大猷 “序子,个个人都亲近你,冷落我。我晓得大家不理我的原因,我孤僻、骄傲、冷,这毛病改不了,没有办法。个个都送东西给你留念,我没东西送,送你个劝告吧!你刻木刻、画画、剪影、弄音乐,听说还写诗;不是不好,是杂,分散时间和精力。听我的话,少弄点别的,专攻木刻,集中力气搞三年,包你弄得出名堂。我看得透你这个人,你能行!”

罗乐生 一个团体,一个单位,总少不了有这么一对或一两位喜欢“与人斗其乐无穷”的人,总以为周围的人或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,占了他的便宜。



蔡宾菲 她没有一样不好,如果是一张画的话,那肯定就是一笔不能动、不能改的画……她做了我妻子,不到一个月我就会逃得自己也找不到自己。我精神和物质上都养不起她。”序子说。

“我觉得就眼前这样最好,没有爱情的开端,没有结婚的下场。”

刘崇淦 沙县省艺训班戏剧组毕业。好演员。和团长王淮秘密恋爱后结婚。

吴娟 她是战地服务团的一个谜。

陈馨 走在街上谁见了都会回头多看几眼。她不怕人看,全身上足发条,自然

洒脱。因为爱上了张序子，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尝到了情感的苦涩。

黄金潭 战地服务团勤务兵。这个人若是两笔文化的话，一定会是个挑得起来的人物。他不单会出主意，胆子还坚硬如铁。生性内秀而精于默会再加上朗然的是非倾向。

阿哇 战地服务团勤务兵。阿哇蠢。蠢点好，不伤人。苦来了能忍，不像有些人想不开。

罗祥 六十多岁一脸短络腮胡的马夫。人更喜欢叫他骡子，客气点称骡爷。山东人。马是柯副司令的，他每天马槽加足草料，两升玉米，遛半点钟，河边洗十五分钟，以后就游手好闲到处逛。



赵夕 五十多岁。在法国待过四五年，弄文艺评论的，安居故乡涵江从容度日。聊天的本事很大，见闻广，思路宽，成为年轻人的中心，家中变作孔夫子的杏坛，等于免费大学。

蔡涌之 原在《厦门日报》当编辑，抗战逃回涵江，开了间书报店。

崔卓 白话诗人，家里有点侨汇底子，写出的诗没人看也不怕。

薛树 通俗小说家，写些掌故小说寄给报馆，很有人看。房屋前后栽了几亩凤梨、香蕉、番薯，日子优哉乐哉。

戈振 散文家，眼光锐利，行文滑稽，很受同行喜欢尊敬。

李训 中学国文教员，兼教音乐。厦大文学系毕业。对文学，是就手的东西，上课从来不带课本，信口就讲，好像高明棋手下“暗棋”，学生听得津津有味，全班的课也就特别之好。对音乐倒是点滴不饶，一个音符哪怕是八分之一的不准确，他都听得出来，在学校指挥的无伴奏合唱队几几乎是世界第一。

李好音 李训的宝贝女儿。她嘴角像蜂鸟翅膀，翘得高高的。《芬兰颂》不是钢琴曲，是好音故意弄出的辉煌颜色，天上泼下来的撒娇的闪光，比心跳快一百倍，每次重重的那七下可怕的亲吻……不是诗，不是哲学，连故事都没有……她跟“我”和“我们”长大的方式不一样，鬼知道她怎么照拂自己？

吴涯止 “我的办公地方是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偏僻所在，正名为‘解剖室’。里头有两个池子，几十条男女老少人的尸体用福尔马林药水泡在那里。浮浮沉沉，和平常见到的游泳池的景象一个样子。爱开玩笑的人说晚上还听到他们窃窃私语，见他们用自由式、蛙式游泳。”



张人希 泉州报馆编辑，金石家。他是个老土。一位母亲和一屋书跟一只胖猫“西门庆”之外，没听见有别的产业和产业关系。众望所归的美男子，音嗓醇厚，行动优雅。他几时娶进门的大嫂？几时生的儿女？很久很久才让朋友知道。

庄 启 泉州文化界人士，诗人。

黄怡君 泉州文化界人士，写小品文章的。

贺 努 泉州文化界人士，写文章的。



龚 捷 最“讴镭”（有钱）；最有劲，大学拳击冠军；学历最漂亮，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硕士。诗人，他是南安溪尾人，三代前才搬到石狮来。他一点不小气地给几个青年人讲解，手臂上这一对鹅蛋大的鼓包是怎么练出来的？两块大胸肌、六块大腹肌又是怎么练出来的？年轻人很受感动，听

了他的话。日子久了，果然都练出了很好的身段。

林东诚 石狮的警察局长。他随身有两个警丁，拨开了，一个去照料鳏寡孤独，一个去调理夫妻打架。远处地方出事，警丁想随身跟着护卫一下。他说，我车快如风，你两个怎么跟得上？好笑的是，总有机会看他扛着破残脚踏车回来。

许瑞亭 中医、画家。门口的招牌上写“生仁堂”三字。泉州到石狮，好多穷人都叫得出许瑞亭这个名字。家里有百十亩田产，子弟在南洋开酱园作坊，容得下他在家乡行医做好事。余下时间就作画写字。也唱南曲，当然，这是他不太自知的败笔。

孙树模 书法家，渔行的少老板。在泉中跟劳作先生顺手捡到一份手艺：拓鱼。把一张耐扯的高丽纸蒙在鱼身上贴紧，再轻轻用墨色拓下来。他是卖鱼的，大鱼、怪鱼见过许多，又懂名称习性；每拓得一幅使用工整的小楷把鱼的特性写在上头，盖了章，落了款，压在一张大桌子板底下。



蔡嘉禾 老头长得潇洒，没有一点难看的地方，穿着一件旧到不知道原来什么颜色的西装上衣。这屋很旧，跟蔡先生自由自在的神气他的修为融为一体。“我做过政工人员。在武汉三厅郭沫若那里打过一段短工；到过长沙，在九战区薛岳那里打过一段短工；到过江西上饶，在三战区顾祝同那里打过一段短工，认识好多画家和木刻家……”

陈硕翁 涂山街诗竹巷泉州妇女会唯一的男性职员、七十六岁的秘书主任。皱到不能再皱的小老头，笑眯眯，那嗓子像一扇干燥小窗子让风刮得嘎嘎响。这位老人家把历来国画家画山石的皴法，跟自己历年跋山涉水一块块搜集到的岩石标本，居然堆垛出一座座叫得出名字的国画盆景。元代王蒙的《春山读书图》、五代荆浩的《匡庐图》，画上山石的皴法就是盆景中

石头地质学的结构。

魏万流 泉州浮桥那边搭房子在榕树上的七十岁老头。他只研究魏晋南北朝几个人，写的东西又不让人看，等于什么也没研究。为人和气就是不见人；和气不和气岂不一样？



许礼钧 福清闽海指挥官。是个矮胖子。坐在高椅子上和站在楼板上一样高。衣领上金板板一颗星，少将，只比王淮大一级。他采取摆架子、不苟言笑的办法与人相处，以便增强自信心。可惜日子一长又显得孤寂空茫……

陈重 福清闽海指挥部原一团团长，现为指挥官。很漂亮的一位帅哥，上校！



易衡 闽海指挥部一团政训处副主任，负责东张剧团。他有面子得很，成天带着不会演戏的胖脸周玉蟾到商会、银号各处应酬，吃吃喝喝。他没有对人讲有没有讨过老婆，或是早已讨过杵在家里也说不定。或是正静悄悄找当地熟人帮办离婚手续、打发黄脸婆卷铺盖自己滚蛋也说不定，总之让人看不出痕迹。

张白玲 闽海指挥部一团演剧队队员。她是老大姐，是漂亮王，是所有演过或没演过的剧本当然的女主角。大家称她“快活观音”。眼前她正跟陈津汉谈恋爱。

龙南逃难途中序子遇见她，丈夫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漂亮小开。白玲抱着刚生的女儿，说一句亲一口，忘记了旁边的客人。

陈津汉 一团演剧队（东张剧团）导演。“我几年来写过一些关于话剧的短文章，

报上剪下来也有几十篇，出版社的朋友答应为我出本书，书名想好了，叫做《燭火集》，‘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’的意思，你给我画个封面怎么样？”

罗 林 东张剧团指导员。

陈咏白 管道具的，字写得好，宗米芾的，看不出他比序子小还是大。序子教他从打小格子起的一套放大本事直到彩色定稿技巧，陈咏白聪慧绝顶，教一懂二，一下子都学会了。连同寿高、寿福和魏喜，简直结成一股没有张序子的张序子的美术势力。

萧剑青 自来卷的头发特别地飞扬带劲，鹰钩鼻。

“你喜欢我的皮夹克，把你的小左轮换给我。行不行？不过有个条件，我请了一礼拜假回福州，你先把左轮给我，让我带福州玩一个礼拜回来，再把皮夹克给你。”



魏文熙 长乐教育局长。老魏是棵栽在故乡为百姓庇荫的大树。他和以前好多届的教育局长都不一样，是对教育有情义的人。

钱信彰 长乐培青中学校长。美国老留学生，态度十分温润可亲，出语清新流畅。见过马克·吐温，见过威尔斯和德莱塞……学校规模不小，一律红砖砌成的洋房。一个初级中学、小学，居然还包括幼儿园以及属于慈善事业的育婴堂，一群美国修女、嬷嬷负责，各有自己的管理范围。

钱安波 钱信彰女儿。三十几了，一个没有恋爱史的人。“在钱家可是位重要人物，培青的副董事长，也即是校长的副手，当然的继承人……哈佛博士，维纳斯般的相貌，谁端得起她？就那么一年一年耽误了。”



谢何求 长乐民众教育馆馆长。

顾了然 民教馆文史主任。家里小，没有落脚地方，倒是天天来，是个有学问的老实人。

高逢 长乐民教馆宣教主任。每半个月出一期黑板报新闻，大家笑他办隔夜伙食，他不当一回事，报章杂志由他订，天天来。

李绍华 民教馆美术主任。福州人。“以前没来过长乐，这边也没有熟人，一个人也懒得上街，每天拿本书看到下班，公私都很对不住，有负罪感。”

刘平均 教员。跟李绍华是序子长乐培青第一期木刻训练班的全部两个学员。听说绍华跟平均后来在民众教育馆开办过几期木刻训练班，弄得很有个样子。

何倬 民教馆总务主任。这种贪小便宜心眼，把被剥削的同事调教得眉开眼笑，你几时领教过这种本事？这事只产生在人类阴阳交界之处。醒目的是，他还是我们天天办公室见面的、眉开眼笑的公务员。他有无穷的想象力和伸张力。他无孔不入。仗着本地纯种遗孀的身份，托他办事有意想不到的方便。



陈啸高 从上海回来的戏剧家，上海大学毕业。将祖传六亩多地的老龙眼树园子改成一个剧场，为抗战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。

吴淑琼 厦门美专毕业，陈啸高的夫人。“打轮廓，我们可以讲话。讲话能让面部有光闪。伦勃朗说过的。好多老画家都不清楚这一点。你知不知道伦勃朗？……这次我不用他的调子，太阴郁。你是个年轻人，我要用点印

象派的快乐色彩。”

关瑞亭 聊城人，大个子，夫妇两人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儿子顶盖。京剧界的老把式，是陈啸高先生从上海带来的朋友，远道而来帮忙，要建立一个专演“莆仙戏”的剧团。

刘佳之 仙游陈啸高剧团导演。带着一个小小的娃娃妻，名叫林尔林。

林淑温 剧团团员，福州人，父亲在州里开个小小旧书铺。她有一个翘翘的小鼻子，突脑门，很浓的睫毛，长长的卷头发，穿一件黑羊卷毛皮领子的紫色毛织短大衣。她走得又快又随便。

张醒众 仙游民众教育馆馆长。

舒 镛 杂文家。是个妙人。舒镛自己或请朋友专家主持的文艺讲座，人总是坐得满满的。

林景煌 仙游《闽中日报》副刊编辑。陈白尘的话剧《结婚进行曲》，吴淑琼演妈妈，县教育局的一位女科员周艳琴演女主角黄瑛，刘佳之导演……序子演男主角刘天野。戏演到一半，序子卡壳了，傻了，关幕。林景煌在《闽中日报》写了一篇整版的剧评，叫做《一个仓促的果实》。其中居然能举出几点好处来。稀罕！



曾也鲁 东溪寺赣州教育部演剧第二队队长。

徐洗繁 东溪寺赣州教育部演剧第二队的老大哥。

殷振家 祖上很有钱，汉口几条街都是他们家的。听他本人讲，小时候还享受过几年尾巴福。抗战开始，马上激情地参加了演剧队，由于性子好，精于研究，很受同行们的尊重宝贵，每逢担当一个角色，无不引起台下观众、台上和幕后的同行赞美叫好。可惜！可惜他的长相限制了戏路的发挥。

别说金山、赵丹、孙道临、刘琼，哪怕跟石挥稍微接近一点的长相都达不到。

尤曼倩 演剧二队特别女队员，没嫁人，住自己家里。三天两天高兴来队上一趟。不来，队长也不见外。声音清亮，形体丰满，举止轩昂，为人豪爽，月底钱用枯的人都向她借，不还的话她有办法认真追讨。



李 桦 鲁迅说过，他是中国眼前最好的木刻家！在长沙九战区薛岳那里，是个中校。

张乐平 在公园社会服务处花枝茂密处安坐在一张椅子上为人画像义卖。人头汹涌，画谁像谁，三两笔就勾出一阵笑声。他的画没有废笔，躬立旁边的序子默默记着招数。

他要画《三毛》，还要为中茶公司设计广告招贴。

冯维音 张乐平太太。

陆志庠 他是在混乱中让国民党军队捡拾的，他失群了，幸好！还有人认得他是出名漫画家。一个聋哑人离开熟人的确是一筹莫展。要是没碰见序子，很可能驮在乐平身上到梅县去了。他受不了跟在军队里。

陈庭诗（耳氏）木刻家。福州人。一个又聋又哑，长得颇为猥琐，瘦咋咋的人；世上有几个人晓得他是木刻家？晓得又怎么样？木不木刻又不挂在脸上，又不白杨、赵丹、王丹凤……

荒 烟 木刻家。“你这个板子不好，太泡，西门上有家专做印刷机上木头活字粒的木匠坊，老人名叫‘管德和’，几时有空我带你去找他。他做的木刻板原料是枣木，木纹又细又硬。他创出的木刻板，比镜子还平，根本就不用细砂纸再磨，少见之至，但脾气怪，爱理不理，时常把人气走。看你的运气罢！”



蒋专员（经国）十天半月总会来演剧二队坐坐。随身跟着个年轻人，和大家都熟，

两个人都穿着旧蓝布制服，坐下来，喝口茶，讲讲白话。排戏的时候静静地欣赏。全队的人都叫得出名字。

在二队，大概他找到了青少年时期在苏联失去的天真烂漫，那么忘我的开心，浑身的松弛。

他另外有一些信得过、谈得来的办事人，曹聚仁、杨明、周伯阶、漆高儒、高礼文这些人。来往人的层次他分得很清楚。

新赣南是靠他撑着的。换半个人都不行！



司徒羊 修养个子都行，可惜皮粗，毛孔大，鼻子也大，长一头卷毛，演外国剧本一流，中国剧本轮不上号了。演剧二队解散后，离开赣州去信丰当民众教育馆馆长。

冼志钊 信丰民众教育馆音乐主任。面目姣好，性情温柔，广额，可惜过早地秃顶，只剩后脑及耳东南两侧的头发，令人着急。总是一心想到歌咏队，一个音符，一段节拍，那么严格较真。

何畏 信丰民众教育馆音乐副主任。有一张大嘴。人说大嘴婆娘肚肠宽，的确，常在民教馆见她扶老携幼，有时还给人开中药方子。唱歌先生开什么方子？开错死了人怎么办？不怕，她爹是个名医，她开的只是小方子，管些小病痛。

宣纪达 跟陆河、程进之编写《十日新闻》。晚上收听外国广播电台新闻，马上翻译成中文稿，做些编排，直直横横书写在白报纸上，安放在街上玻璃

新闻窗内，有时好多看报、字写得好的老先生都前来帮忙，序子跟着趁热闹画了题图和有趣的漫画凑兴。

梅溪 一个广东姑娘，皮肤黑黑的，讲国语带浓重广东腔，人和和气气，穿着打扮按平常标准来说，稍微洋了一点。她有一副美妙的歌喉。

凸子 民教馆杂工，十五六岁。本地很山的山里人。进城之后见一切事情都新鲜，都有幸福亲切感。轻重劳务，他身体强壮矫健，好些事都担承得起。他爱跟序子一道，看他刻木刻、读书，说读书那“用神”好看。

野曼 信丰《干报》编辑，诗人。湖南攸县人。派给序子好多给诗人做插图的快乐工作。

蔡资奋 《干报》编辑，散文家，湖南攸县人。

余白墅 木刻家。

雷石榆 老诗人，日本留过学，也画点画，会谈好多文坛掌故，奇怪的是跟野曼谈不到一块；一起喝茶，却不是一路。

杨奎章 在《干报》是写社论的人物，话少，和蔼委婉。热闹场合，他坐在其中仿佛自己在默念一本书，很少插嘴。

谷斯范 正在《干报》发表一个长长的历史小说《桃花扇底送南朝》。文雅幽默派头，讲话带点江浙口音，谈吐像一本微笑的字典。

叶奇思 华侨子弟。用华侨头脑思想，用华侨情感待人。他的工作是颠倒日夜的国际新闻稿收听和翻译，所以又加上一个华侨为国熬夜的朦胧神气。他永远是跟野曼在一起。

李笠农 信丰中国农民银行合作金库职员。爱好文艺的萍乡人。精熟唐宋诗词。成为序子摇头摆尾的诗词朋友。

颜式 曾经跟随张乐平。像太阳一样无处不在。序子寻邬巧遇他，颜式出了三